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二

魏文帝元嘉五年魏太武帝神䴥元年至文
帝元嘉二十七年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

長成

魏元嘉五年魏神䴥元西秦王乞伏暮末求
弘元北涼承玄元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

魏人及夏戰于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
於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

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也平涼奚斤進軍安

定與兵堆娥清軍合斤以馬瘦糧少深壘自固監

軍侍御史安頡曰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

自出挑戰衆皆誠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

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

通鑑纂要卷三十二

南北朝

乙

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

敗走頡追擒之夏平原王定收其餘衆奔還平涼

即位斤以昌為偏裨所擒深耻之乃捨韜重齎三

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夏軍將遁會魏軍食少無水

夏主乃分兵夾擊之魏兵大潰斤為所擒夏人復

取長安

秦王乞伏熾磐卒世子暮末立

宋元嘉六年魏神䴥二年

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都

督荆湘等州軍事

王弘乞解州錄以授義康(宋)主不許而以義康為
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與弘共輔朝政弘
既多瘕且欲遠權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以義
恭為荊州刺史督八州劉湛為南蠻校尉行府州

事
宋立子劭為太子

魏主伐柔然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遂發
平城

柔然統升蓋可汗大檀出走**魏**主追至涿邪山引還

通鑑纂卷三十二

南北朝

二

大檀死子敕連可汗吳提立

武郡王楊玄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

魏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

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
之功浩善占天象常置銅甗酢器中夜有所見即
以甗畫紙作字記之**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
倉猝不及束帶奉進疏食**魏**主必為之舉筋或立
掌而還掌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
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
不從卿言然終又深思卿言也掌指浩以示高車

渠帥曰此人冠織婦躬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
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
又敕尚書曰軍國大討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
浩然後施行

陳庚元嘉七年
神龜三年

宋遣將軍到彥之等伐魏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
到彥之統將軍王仲德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將
軍段宏將精騎直指虎宅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
王義欣監征討諸軍事出鎮彭城為衆軍聲援先

通鑑纂要卷三十三

南北朝

三

遣將軍田奇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
侵今當備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
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軍當擽飲戍相避
各寒水食自更取之

宋以楊難當為武都王

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宋**到彥之等取河南

魏南邊諸將表稱**宋**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具未發

逆擊之以挫其銳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左境上者

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然崔浩曰

不可南方下濕入夏水際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

生疾厲不可行師。臣彼既嚴備，城守必固，留也。又
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以今擊之
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
因敵取倉，徐往擊之。此萬全之策也。西北守將從
陛下征伐，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
欲南鈔以取資財，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
諸將復表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
水造船，公卿皆以為宜。如所請，仍署司馬。楚之魯
執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楚之等皆
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欲存立司馬，必誅除劉宗必

舉國震駭，悉發精銳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
以禦之，欲以却敵而反速之矣。且楚之等皆纖利
小才，止能私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
家兵連禍結而已。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
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
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食斗牛三
也。災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
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
天時。故高竊萬金，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
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濶，地利不盡。二者無

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乃詔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濬。日行譏十里。七月始至。潁昌。乃沂河西上。魏主以何南四鎮兵一命悉發北渡。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漳關。於是司充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欲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魏王馮跋卒。弟弘殺其太子翼而自立。

宋遣將軍檀道濟伐魏。到彥之棄軍走。

先是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至

是宋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魏叔

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

守。欲引兵還。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

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帥大軍進。擬河北。彥之不

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

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

舟南走。士卒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清河入濟。南至

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青兗大擾長沙王義

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

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眾大集承之使

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曰今懸

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疆

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宋

開元嘉八年魏神龜四魏王馮弘太興元
北齊義和元年是歲秦魏皆亡凡四國

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

檀道濟引兵還

道濟等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

通鑑纂要卷三

南北朝

六

人追之衆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

米覆其上及旦魏人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為

妄而斬之時遣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

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

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夏主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執定以歸既而吐谷渾

送定于魏魏人殺之

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

道生性情儉一熊皮郭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

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庶若道生

甲辰元嘉九年

宋以殷景仁為尚書僕射

癸卯元嘉十年延和二北凉

涼王蒙遜卒子牧捷

丙午元嘉十三年延和元年

宋殺其司空檀道濟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

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說

司徒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

宋主疾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

通鑑纂要卷三十三 南北朝 七

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至

留累月宋主稍聞將還未發會宋主疾動義康稱

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因朕

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

之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

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自光如炬脫

憤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

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臣等謹按古者人君於臣任則不疑疑則不任

檀道濟在宋其功大矣文帝疑心一生遂使小

人得乘間以中之。彼小人者固無所忌。文帝獨不自為國家計乎。他日石頭城之嘆亦已晚矣。

楊難當自稱大秦王

魏伐燕王弘奔高麗

弘後為高麗所殺

宋元嘉十五年
魏太延四年

宋立四學。以雷次宗為給事中。不受。

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華徵為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

通鑑纂要三十三

南北朝

八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構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司馬氏光曰。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蕃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

蒼息出租供種止於歲賦展出暮歸自事而已閭
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卿耻輕薄江左風俗
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
午是歲國亡凡二國

魏王伐涼王牧捷降

魏命崔浩高允修國史

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兼
僕參典著作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
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高允
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彗星傳太白辰星

通鑑纂要卷二十二 南北朝 九

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
方出於寅北二星向得背日而行此乃曆術之淺
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漢史而不
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天
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
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
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彗乃歎服允
雖明曆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官少傳游雅知之數
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
復懼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處問此

宋元嘉十七年
太平真君元年

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江

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

宋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宋主羸疾積年屢至危殆

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親嘗不進性好吏職糾剔

精盡凡所陳奏入無不可勢傾遠近朝野輻湊義

康傾身引擢未嘗懈倦士之幹練者多披意過然

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廷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

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親

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僮六千四方獻饋皆以

上品薦義康而以此者供御領軍劉湛與僕射殷

景仁有隙欲倚義康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

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湛初入朝

宋主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叙致銓

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不夕不出及是宋主意

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

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

若其不去殷景仁容言於宋主曰相王權重非社

稷計宜少裁抑宋主然之義康長史劉斌王履劉

敬文孔胤秀等皆以傾諂有寵宋主掌疾篤使義

通鑑纂要卷之三

南北朝

十

康具顧命韶。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皆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宋主夾慶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已同者。必百方構陷之。由是主相之勢分矣。既而湛遣毋憂去職。詣所親。曰。常日正頰口舌爭之。故得推惡。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至是宋主收湛下詔誅之。及斌等八人。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為江州刺史。出鎮豫章。

通鑑纂要三十二

南北朝

十一

司馬氏。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兄弟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義恭懲彭城之敗。湛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宋主乃安之。景仁為揚州刺史。尋卒。以王球為僕射。始與王濬為揚州刺史。范曄沈演之為左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吏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

王

元嘉十九年
太子真君三年

太子討楊難當平之

魏紀其武都王湯保宗宋立楊文德為武都王

甲寅元嘉二十一年
中大書真君五年

太子晃總百揆

魏太子晃始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之弼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圍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恭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復陳聞忽起掉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魏主可之

通鑑纂要三十二

南北朝

十二

弼曰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魏主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後蹇屨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屨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

魏禁私養沙門巫覡

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

誅

臣等謹按古者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沙門巫覡

正所謂左道亂政在聖王所必誅而不聽者也。
魏以夷狄尚能禁之。而中國禮義之君非惟不
禁且崇信之。不以為怪亦獨何哉。

河西王沮渠無諱卒弟安周代立

魏主叟于河西

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驛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勞
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弼
坐桀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田其罪大
不備不虞之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
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誦君

漢書卷二十一

南北朝

十三

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
一襲它日復叟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
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
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
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
三倍。乞賜於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
可謂社稷之臣矣。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
宋以衡陽王義季為兖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荊州

刺史

宋主錢義季于武帳岡將行救諸子且勿食至會

所設饜日所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必畏豐
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
御物耳

裴氏子野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

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
使達其情偽易以躬瞻太祖若能帥此訓也難其
志操卑其禮稔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
無荒可播之九服矣而崇樹襍裾迭據方岳國之
存亡既不是係早肆民上非善誨也

乙酉宋元嘉二十二年
太平真君六年

通鑑纂要三十二

南北朝

十四

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
為真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
史以賊獲罪彭城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
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
道晏駕獨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
不滿欲與同謀而素不為曄所重乃厚結曄甥太
子中舍人謝綜綜引熙先見曄熙先家故饒於財
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款洽熙
先乃從容說曄弑宋主立義康曄愕然熙先曰夫

人雅譽過人。讒夫側目久矣。北有鏡。遂靡可遂。于
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死。以安易危。豈可弃置
而不取哉。曄猶缺。未決。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
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
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
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决。綜述之子也。素為義康
所厚。弟約又娶其女。丹陽尹徐湛之及元法靜皆
義康黨。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暉領隊在臺。
許為內應。熙先以牋書與義康。陳說圖讞。於是密
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又作檄文。稱賊

臣趙伯符。肆兵犯躡。禍流備害。湛之曄等投命奮
戈。斬伯符首。今遣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
位宸極。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
示同黨。宋主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
許暉扣刀目曄。曄不敢發。湛之恐事不濟。密白其
謀。宋主乃命有司收赴廷尉。曄綜熙先及其子弟
黨與皆伏誅。

宋

元嘉二十三年
平真君七年

誅沙門毀佛書佛像

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

法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其室

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具

時盧水胡蓋具反魏主討之

通謀欲為亂耳命有

司察詠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窟室婦

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焚毀經像魏主從

之詔以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使政教

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為丘墟朕欲除偽定

真滅其蹤跡有司其宣告征鎮諸有佛像胡書皆

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自今以後有事胡

通鑑纂要卷三十三

南北朝

十六

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

不聽乃綏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名為計沙門

多亡匿獲免或收箴書像唯塔廟無復孑遺

魏人侵宋

初魏人移書於宋以南國橋立諸州多濫北境各

號又欲造獵具匣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

立徐揚豈有其地如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

儀未混館邱饋餼每存豐享至是魏人侵宋北邊

宋主以為憂啓謀群臣御史中丞何承天言凡備

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

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國內實奇。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卒十萬，一舉蕩。裹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後，遂將無已。斯策之最未者也。唯安遠固守，於計為長耳。夫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若各數百里。何者？斥堠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其師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首界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

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折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圍，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十，隨所便能，各自有伏，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鋒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克之。十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也，清濟功事既

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較矣

戊子

宋元嘉二十五年太平真君九年

宋以武陵王駿為徐州刺史

庚寅

宋元嘉二十七年太平真君十一年

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

浩自恃才畧及為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魏主使浩與中書侍郎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鄒標

通鑑纂要卷三十一

南北朝

十一

世巧佞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班浩所注今天下習業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即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蓄浩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更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高允允曰公性惶窳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

可重為欺。閻崔鑒謂曰：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鄉，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竊問皆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由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遂赦之。召浩臨結，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切。允曰：浩之所坐，吾更有餘囊，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魏主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六月，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它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慄。允曰：

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陛下
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勳容稱。歎
允退謂人曰。我不敢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程黑子
故也。**魏**主既誅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宣城公李
孝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
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順從
父弟也。自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於

浩

宋人大舉侵**魏**

魏取碣磔

碣磔口交功碣五文切地名

圖滑臺

魏主自

將救之**宋**將軍王文謨退走

通鑑纂要卷三十三

南北朝

三

宋主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尚書江湛。寧朔將軍

王玄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安彼騎。其

勢不敵。擅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

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

王師。**宋**主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虜所

恃惟馬。今**夏**水浩汗。泥道泥通。汎舟北下。碣磔必

走。滑臺易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

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

之又固陳不可。**宋**主使湛之等難之。慶之曰。治國

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

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大失。本予劬

及將軍蕭思話亦諫皆不從宋主遣王玄謨帥沈

慶之申坦水軍入河受督于青冀刺史蕭斌滅質

王方回徑造許洛駿武陵王 鑠南平王 東西齊饗劉秀

之衆並汧隴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魏 犀臣

初聞有宋 師言於魏 主請遣兵救緣河救帛魏 主

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

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未著羊皮襪何用綿帛屣至

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 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

晃也漢南以備柔然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

通鑑纂要卷之三

南北朝

廿

而玄謨貪愆好殺初圍滑臺城多茅屋衆請以火

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

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

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

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 救將

至衆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十月魏 主夜渡河衆

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 人追

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

山積

宋 雍州參軍柳元景大破魏 師于陝斬其將張是連

提進擄潼關而還

宋略陽太守龐法旭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以趙
難為令使為鄉導柳元景等進攻弘農授之進向
潼關詔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戶顯
穆先引兵就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穆陝城險
固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眾二萬度
嶺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
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馬亦去具裝瑱目橫毛
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
殺傷不可勝數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
至魏兵乃退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魯方平謂
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
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
遂合戰軍副柳元祐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
甚盛魏眾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疑肘矛折易
之更令諸軍齊奮自且至日昃魏眾大潰斬張是
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墮死者甚衆降
者二千餘人

魏永昌王佗克懸瓠遂敗宋師于尉武殺其將劉康
祖進逼壽陽

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宋主恐魏兵玉書
陽召劉康祖使還仁將入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
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陰間行取
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柰何
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
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
哺役魏兵萬餘人流血浚蹀康祖身被十創意氣
彌厲魏分其衆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
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
墜馬死餘衆遂潰

江
魏主引兵南下攻盱眙不克進次瓜步宋人戒嚴守

先是魏主攻彭城不克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
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水昌王仁出橫江所過
無不殘城城邑皆望風奔潰建康纂嚴魏兵至淮
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
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等營東山前浦而自營於城
南魏燕王譚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乘輜重器
械單將七百人赴城盱眙太守沈璞開門納質質
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

齋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窻攻城不拔即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後命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茶州陳猛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劬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徐湛之守石頭舍城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魏書卷之三十三

南北朝

書

魏及宋平

魏主以索駝名馬餉宋主求和請婚宋主亦餉以珍羞異味魏主以其孫示使者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接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使還宋主召羣臣議之衆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太子劬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

甚厲坐散。劾又言於宋主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徐，可以謝天下。宋主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示竟不成婚。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二

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二

南北朝

廿五

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二
南北朝
廿五
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二
南北朝
廿五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三

起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二年至明帝泰始元年文成帝和平六年

卯辛

宋元嘉二十八年魏太平真君十二年

宋主殺其弟義康

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義康數有怨言

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株因以生心請徙義康廣州

宋主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入會死吾豈愛生必

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耻復屢遷竟未及往

魏師在瓜步人情怛懼宋主慮不逞之人復奉義

康為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僕射何尚之屢啓宜

早為之所宋主乃殺之

胡氏竄曰伐魏之後文帝有心王玄謨逢之文帝

若引敗歸已則當如諸葛武侯宣布所失廣求規

諫若治首事者猶當如漢武誅王恢以謝天下今

責躬之詔不聞敗事之人不治沈慶之之忠諫不

賞反致猜於義康恐其生難不亦悖乎

魏復取碣磈

魏主攻盱眙宋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走

魏人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澁便與之魏

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

橋

橋

通鑑纂要

南北朝

乙

橋於君山絕水陸道攻城凡三旬不拔會魏軍中
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勅彭城
斷其歸路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從追之沈璞
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
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璞質以璞城
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宋主聞益嘉之
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調

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
丁丑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為戲所
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

通鑑纂要卷十三

南北朝

二

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
成律交戰日時是以將帥趨避莫敢自決又江南
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
嘉之政衰矣詔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鎮軍將
軍駿為北中郎將

宋以何尚之為尚書令徐湛之為僕射

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每事讓之朝事悉歸
湛之

魏太子晃卒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營園田收其利高允

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致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東宮儻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邪佞。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晁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有寵於晁。與愛不協。愛恐為所糾。遂構其罪。

魏主恣斬道盛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晁以憂卒。謚曰景穆。**魏**主徐知其無罪。悔之。

宋青冀刺史蕭斌將軍王玄謨以罪免。

坐退敗也。**宋**主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知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

宋以王僧綽為侍中。

僧綽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為吏部郎。請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及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宋主以其年少。欲以後事託之。朝

政大小皆與叅焉

宋元嘉二十九年魏高宗文成帝濟興安元年

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君燾而立南安王余

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宗愛懼誅弒之。僕射蘭延和疋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以濬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濬嫡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太子。而素惡翰。善南王安余。乃密迎余。矯皇后令。召延等而使宦者持兵伏禁中。以次收縛斬之。殺翰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世祖在位二十九年。年四十五歲。

通鑑纂要卷三十二

南北朝

四

胡氏寅曰景穆之死。事起宗愛。**魏**主既悟其非當。即日受戮。乃遲回猶豫。其及也。不亦宜乎。

宋人侵**魏**

宋主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太子

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不從。遣蕭思話督張永等向碭碭。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沈慶之固諫。**宋**主不使行。既而**宋**攻碭。不克而退。雍州兵進至虎牢。亦還。

宋太子劬始興王濬巫蠱事覺赦不誅

初潘淑妃生濬。元皇后恚恨而殞。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劼深惡。淑妃及濬濬懼。曲意事劼。劼更與之善。吳與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與劼濬信惑之。劼濬多過失。數為(宋)主所詰責。使道育祈請。號曰天師。後遂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天驥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珠玉為(宋)主形像埋於含章殿前。慶國白其事。(宋)主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劼濬書及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宋)主悅。數彌日。遣中使切責劼濬。劼濬惶懼。陳

通鑑纂要卷之三

南北朝

五

謝(宋)主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魏)宗愛弑其君余(魏)主濬立。討愛。誅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耽獵不恤政事。宗愛為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余以十月朔。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用等就弑而秘之。唯羽林郎中劉尼知之。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廢。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恐愛為變。密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尚書

陸麗定謀共立濟賀與尚書長孫湯倭嚴兵守衛使尼麗迎潛於苑中尼馳還東廟大呼宗愛弑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入奉皇孫即位殺愛周具五刑夷三族追尊景穆太子為皇帝立乳母常氏為保太后

魏以周怛為太尉陸麗為司徒杜元寶為司空怛尋坐事賜死

癸巳

宋元嘉三十二年

卷

六

宋太子劭弑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衣淑僕射徐湛

通鑑纂要三十三

南北朝

六

之尚書江湛而自立以何尚之為司空

嚴道育之亡命也殺捕甚急道育匿於東宮又隨

始興王濬至京口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捕得其婢

云道育隨征北還都宋主乃命京口送婢須至檢

覆欲廢太子劭賜濬死先與王僧綽謀之使尋漢

魏典故遂徐湛之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

外藩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為宋主所愛鑠妃江

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女也湛勸立鑠湛之

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

斷不可稽緩事機雖察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

表取笑千載(宋)王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不重。不可不懲勸。三思。且彭城即義始。古人將謂我。

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

能裁弟不能裁兄(宋)主默然。江港出謂僧綽曰。卿

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樂自

壽陽入朝。失旨(宋)主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讖久

不決。與湛之昇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

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既而以其謀告潘淑妃。

妃以告濟潛。馳報劾。乃謀為逆。會嚴道育婢將

至。劾詐為詔。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

蕭斌左衛率表。淑中舍人殺仲素入宮。流涕謂曰。

王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愛枉。明且當

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

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劾怒變色。斌

懼曰。當竭身奉令。淑比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

邪。殿下勿嘗患風。今疾動耳。劾愈怒。因取淑曰。事

當克否。淑曰。君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

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

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絃

末行至四更。乃寤。明日宮門未開。劾以朱衣加戎

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哀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殺之門開而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劭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齋閣拔刀徑上合殿宋主共夜與徐湛之外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衛兵尚未起宋主見超之入乘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兵人殺之劭出坐東堂江湛聞喧諜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劭遣兵殺之左網伏主首各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

射劭幾中劭黨擊之斷臂而死劭使人殺潘淑妃及大祖親信數十人濟在西川府聞臺內喧諜不知事之濟不懸擾不知所為俄而劭馳召濟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濟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詐以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改元太初即稱疾還求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以蕭斌為僕射以何尚之為司空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為吏部尚書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己水來客受軍畧典

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弒逆。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啓。收殺之。文帝在位三十年。年四十六歲。**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劭及弟濬皆伏誅。

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駿。駭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

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駿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駿求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柳元景。宗慤。朱脩之。皆為參佐。顏始領錄事總內外。以劉延孫為長史。行留府事。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駿至尋陽。命顏竣移檄四方州郡。響應會稽太守隨王一將受劭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號統之衆。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愛一二

龍乎。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劭自謂素習武
事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四月柳元景純薛
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駿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
以從。劭疑舊臣不為己用乃厚撫魯秀王羅漢悉
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為謀主。殷冲掌文符。太尉司
馬龐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駿軍
于鵲頭。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
行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耀兵於淮。上移
書朝士為陳逆順降者相屬。駿自發尋陽有疾不
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卧內。擁駿於膝。親視起居。
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
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啼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
自舟中甲士亦不知駿之危疾也。柳元景潛至新
亭依山為壘。劭使蕭斌等分統水陸精兵萬人。攻
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令軍中銜枚疾
戰。一聽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
陸受敵。意氣彌疆。麾下勇士悉遣出鬪。劭兵垂克
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
劭衆大潰。僅以身免。魯秀南奔。駿至江寧。江夏王
義恭單騎南奔。上表勸進。駿遂即位于新亭。封拜

義恭以下有差劬綠淮樹柵自守男丁既盡召婦
女供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即放
仗降城中沸亂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蕭斌令所
統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於軍門諸軍遂
克臺城張超之走至合敬御牀之所為軍士所殺
剗腸割心諸將鬻其肉生噉之劬入武庫井中隊
副高禽執之臧質見之慟哭劬曰天地所不覆載
丈人何為見哭質縛劬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
傳國璽問劬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劬及四
子於牙下濬帥左右南走江夏王義恭斬之及其

三子劬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汗豬劬
所居齋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
江殷冲尹弘王羅漢及沈璞皆伏誅贈袁淑為大
尉謚忠憲公徐湛之為司空謚忠烈公江湛為開
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祿大夫
謚簡侯卜天與益州刺史謚壯侯與淑等四家長
給廩祿

秋七月朔日食

宋主詔求直言省細作井上方彫文塗飾貴戚競
利悉皆禁絕中軍祿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為三年

之喪。天下之嗟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心收寶連。積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擯帶寶笥。著衣也。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并以為儉節。而市造華堆。即傳於民。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官闈。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下。今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今之本非實故也。書奏忤旨。自解去職。

宋主殺其弟南平王鐸

鐸素負才能。常輕宋主。宋主潛使人毒之。

宋世祖孝武帝駿孝

宋鑄孝建四銖錢

宋立子子業為太子

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反。宋主遣兵討質。誅之。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

劾之亂。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劾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帝方自權威。權而質。以少主過之。政刑慶賞。一不恣。稟帝。淫義宣諸女。義宣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義宣以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素與相結。至是。密使人報之。及兖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欲醉失。義宣聞。即日舉兵。竊造法服。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與質俱表欲誅君側之惡。義宣兼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宋)

主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柰何。持此座與。乃以柳元景王去讓。統諸將討之。進據梁山。州於兩岸。祭偃月壘。水陸侍之。三月。義宣移撤州郡。詔發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至尋陽。以質為前鋒。爽亦引兵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四月。以朱脩之為荊州刺史。遣將軍薛安都等。伐歷陽。沈慶之。濟江討爽。爽引兵退。慶之。使安都帥輕騎。追及斬之。進克壽陽。徐遺寶走死。義宣至。鬪頭。慶之。送爽首示之。義宣與質。由

是駭懼宋主使元景進屯姑孰質遣將攻陷梁山
西壘王玄謨使告急於元景欲退還姑孰元景乃
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
之如數萬人質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
自攻東城義宣乃遣劉湛之與質俱進頓兵西岸
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衝陳陷之斬湛
之質等大敗義宣兵潰單舸迸走閉戶而立質不
知所為亦走其衆皆降散質逃於南湖追斬其首
送建康子孫皆棄市義宣走向江陵衆散尋伏誅

巳
宋孝建二年
太安元年

丙
宋孝建三年
太安二年

南北朝

十四

魏立貴人馮氏為后

宋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宰

宋大明元年
太安三年

魏以尉眷為太尉錄尚書事

宋大明二年
太安四年

魏以高允為中書令

魏起太華殿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

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朝會宴息臨望

之所晷已悉備縱有脩廣亦宜馴致不可倉卒今

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平年
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饑况四萬人之勞費可勝
道乎魏主納之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昇
人極論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語或痛切魏主
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後善遇之允所與同徵者
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
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
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折官乞爵今日無功而
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
即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
允常使諸子樵採自給司徒陸儼曰高允雖蒙寵
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即日至其第惟草屋數
間布被溫袍厨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息賜以帛粟
拜其子悅為郡守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為令
公而不名

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為中書舍人

時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
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巢尚之人士之
未涉獵文史亦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
賞大處分宋主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

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與明寶大納貨賄門外成市。家累千金。吏部尚書顧覲之。獨不降意侍中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大峻。覲之曰。羊毗有言。孫劉孫賓劉伋俱魏明帝時用事權臣也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覲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聞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巳

宋

大明三

魏

太安五年

竟陵王誕反廣陵宋主遣兵討之。誕尋伏誅。

竟陵王誕知宋主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

通鑑纂要三十三

南北朝

十六

寇脩城峻隄。聚糧治休。俄而事覺宋主詔沈慶之

將兵討誕。誕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奉表

投城外。數宋主罪惡。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

宋主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暮親。在建康者。誅

死以千數。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誕棄城北

走慶之。遣兵追之。誕殺皆不欲去。誕乃復還築壇

飲血。以誓衆。時值久雨。慶之不得攻城。宋主令有

司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慶之帥衆攻城。誕

走。追及斬之。母妻皆自殺。宋主聞廣陵平。出三陽

門。勅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宋主顧曰

卿何獨不呼。典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
誅。豈得皆稱萬歲。宋主不悅。詔廣陵城中士民無
大小悉命殺之。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女子為
軍賞。猶殺三千餘口。

胡氏實曰。討罪人者。戮其元惡則止矣。今以誣一
人反叛而遷戮一城。不亦濫乎。

宋殺其東揚州刺史顏竣

宋主奢淫自恣。多所興造。竣以藩朝舊臣。數懇切
諫爭。宋主浸不悅。竣是宋主欲疎之。乃求出外以
占其意。宋主從之。竣始大懼。至是竣遭母憂。送喪

通鑑纂要卷三十三

南北朝

一七

還都。宋主恩待猶厚。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譖之。陳
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竣坐免官。竣懼上啓請命。
宋主益怒。及誕反。遂誣竣夙謀。賜死。妻子徙交州。
復沈其男口於江。

胡氏實曰。竣不足道也。然帝亦不仁之甚矣。方發
潯陽屯梁州之時。危疾在身。兩軍交急。若非竣累
旬謹密。應接無爽。豈不殆哉。乃因諫諍移怒。加之
黨逆。既誅其身。又絕其後。於腹心尚爾。他臣何賴
焉。此非人君之道也。

宋以沈慶之為司空。尋罷就第。

真
和元四年

宋殺其廬陵內史周朗

朗言事切直宋主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

胡氏第曰朗以直言自免去職亦已七年而武帝藏怒宿怨竟不能容蓋朗謂下令求言其本非實此最忤旨者夫以直言求之而以直言殺之豈人

君之道乎

寅上
和元三年

宋殺其廣陵太守沈懷文

通鑑卷三十三

南北朝

六

侍中沈懷文素與顏竣周朗善數以直諫忤旨宋

主謂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嘗出射雉

風雨驟至懷文與王或江智淵約相與諫懷文曰

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或曰懷文所啓宜從智

淵未及言宋主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宋主

每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朝譴無度懷文素不飲

又不好戲朝宋主謂故欲異已出為廣陵太守至

是朝正事畢當還以女病求中期為有司所糾免

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上大怒賜死

癸
和元四年

宋以蔡興宗袁粲為吏部尚書

宋主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儉僕射劉秀之為老慳侍中顏師伯為老_{魚寒切}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_{色黑而長也}今以杖擊羣臣惟

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媒議曹郎王耽之曰蔡陳

章_{與宗父廩為誘章守也}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

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宋大脩宮室

宋主為人機警勇決記問博洽文章華敏又善騎

通鑑纂要三十三

南北朝

十九

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孝武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脩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林頭有土障壁上掛着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

胡氏_貞曰武帝閨門無禮奢欲敗度視乃祖猶田畝待諸弟若敵讎戲侮公卿而殺戮忠諫無一善可稱雖學問博洽將何用也

甲辰
宋大明八年
魏

宋主駿祖太子子業立

宋主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五歲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嘗憑几昏睡至是殂遺詔太宰義恭加中書蓋柳元景領尚書令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僕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王玄謨太子即位年十六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情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宋以蔡興宗為新昌太守王玄謨為南徐州刺史

通鑑纂要卷三十三

南北朝

三

宋 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莫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詔勅皆出其手興宗自以職管鈐衡每至上朝輒為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聞之戰懼無朱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與

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
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
意義恭法與皆惡之左遷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
望復留之建康法與等惡王玄謨剛嚴以為南徐
州刺史

宋太后王氏殂

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
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
兒

宋主子業景和元太宗明
帝永泰始元魏和平六年

通鑑纂卷三十三

南北朝

廿

魏主濟殂太子弘立

初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
高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
安在位十四年年十六歲

魏車騎大將軍乙渾殺司徒陸麗

魏車騎大將軍乙渾專權矯詔殺尚書楊保年等
于禁中使司衛監穆多侯召平原王陸梁於代郡
多侯謂曰渾有無君之心今官車晏駕王德望素
重姦臣所忌宜少淹留以觀之朝廷安靜然後入
未晚也服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慮患而不赴者乎

即馳赴平城。渾所為多不法。屢數爭之。渾殺嚴及多侯。而自為太尉。錄尚書事。又為丞相。位諸王上。事無大小。皆取決焉。既而謀反。伏誅。馮太后遂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侍郎高閭。將軍賈秀。共參大政。

乘主殺其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僕射顏師伯。

子業幼而狂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冀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子業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不能平。所幸闍人華碩兒怨法興。裁其賜。

通鑑纂要卷三十三

南北朝

廿三

與言於子業曰。道路皆言法興為真天子。官為廢天子。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法興與太宰顏柳共為一體。內外畏服。深恐此坐非復官有。子業遂賜法興死。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子業。立義恭。日夜聚謀。而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恨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已參懷。乃發其事。子業遂自帥羽林兵殺義恭。并其四子。召元景。以兵隨之。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叔仁帥左右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子弟。

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子業在吏官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顥盛稱太子之美。乃止。子業由是德之。以為吏部尚書。

宋 主殺其弟新安王子鸞

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子業惡之。遣使賜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發殷淑儀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為不利於子業。乃止。

宋 義陽王昶出奔魏

昶為徐州刺史。素為世祖所惡。而民間每訛言昶反。是歲尤甚。會昶遣使上表求朝。詰以反狀。使懼。逃歸。子業因下詔討昶。內外戒嚴。自將兵度江。命沈慶之統諸軍。昶聚兵移檄。統內皆不受命。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携愛妾奔魏。昶頗涉學。能屬文。**魏**人重之。使尚公主。賜爵丹陽王。

宋 主殺其寧朔將軍何邁

邁尚子業姑新蔡長公主。子業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主薨。殺官婢送邁第殯葬。邁素豪侈。多養死士。謀廢子業。立晉安王子勛。事泄見殺。

宋 主殺其太尉沈慶之

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罷於子業數盡言規諫子業浸不文慶之懼懼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瑛至蔡興宗所興宗使謂曰公閉門絕客避悠悠請託者耳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為見拒慶之使羨邀與宗興宗往說之曰主上此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揮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慶之曰僕誠知憂危不獲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以俟天命耳加以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為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正求脫朝夕之死耳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特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及子業誅何適量慶之必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件不得進而還子業乃使沈攸之賜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拏殺之

胡氏實曰人君恃崇高之勢殺戮之威兵甲之多官闕之固觸情縱欲肆行不道自謂如日在天人

莫能害也。而不知商度脾肥欲取之者。近處乎心。膂之間。肘腋之下。禍機一發。疾若迅雷。可不戒哉。

宋主幽其諸父。湘東王或等於殿內。

子業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拘於殿內。歐捶陵辱。無復人理。湘東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年長尤惡之。以或尤肥。謂之猪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以米槽盛食。裸或內泥水中。使就槽食。前後欲殺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瓛妾孕。臨月迎入後宮。俟生男以為太子。或嘗忤旨。子業裸之。縛其手足。撻付太官。曰。今日屠猪。休仁笑曰。不若待皇太子生。殺取肝肺。子業乃釋之。及瓛妾生子。名曰皇子。為之大赦。

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

宋主子業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遜之謀。使左右送藥。賜子勛死。子勛典籤謝道蘊聞之。馳告長史鄧琬。琬遂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集僚佐。使主帥潘欣之。宣旨諭之。參軍陶亮首請劾死。前驅殺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中兵總統軍事。子業

使荊州錄送長史張悅至淦口。琬稱子勛命。釋其
桎梏。以為司馬。旬日得五千人。移檄遠近。雍州刺
史袁顛。即與參軍劉胡起兵奉表勸子勛即大位。
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荊州
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都水使者孔璩
說會稽行事孔覲奉太守尋陽王子芳。皆舉兵以
應子勛。

宋主殺其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

子業召諸妃主列於前。疆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麟
妃江氏不從。子業怒。鞭妃一百。而殺其三子。

通鑑纂要卷三十三

南北朝

其

宋弑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彧。

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子業將南巡。荆湘以
厭之。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初子業既殺諸公
忌羣下謀已。以直閣將軍宗越沈攸之等有勇力
引為爪牙。賞賜充牣。越等皆為盡力。子業恃之。益
無所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宿衛之士。皆有異志。
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
彧。主衣阮佃夫。及子業左右壽寂之。王敬則等。陰
謀弑子業。先是子業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裸
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

曰悖僭不道。明年不及熱。太子業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子業出華林園。休仁休祐並從。或獨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時以南巡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子業悉屏侍衛。與羣巫綠女射鬼於竹林堂。壽寂之等抽刀前弑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休仁就秘書省見彘。即稱臣。引升御座。召見諸大臣。猶著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子業母弟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及會稽公主。皆賜死。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封爵有差。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皆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彘即位。大赦。子業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子業在位一年十七歲。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四

起宋明帝泰始二年魏獻文帝天安元年
至齊武帝永明元年魏孝文帝太和七年

兩字
文帝元年魏顯祖獻

○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晉安王子勛遂稱帝尋克江州殺子勛

春正月○宋中外戒嚴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

軍事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以沈攸之為尋陽太

守將兵屯虎檻鄧琬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

上尊號於子勛子勛遂即位改元義嘉以琬及袁

顛為僕射張悅為尚書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

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義陽內史龐孟蚪吳

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

晉陵太守袁標皆舉兵應之益州刺史蕭惠開亦

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

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愷山

陽太中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四方貢討皆歸尋陽

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而東兵又已至永世

官省危懼○宋主謀於羣臣蔡興宗曰今晉天同叛

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

官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

官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

通鑑纂要卷三十四 南北朝 乙

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夫願陛下勿憂。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初以家在建康。未許。後不得已而從之。宋主復謂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為之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之言耳。時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兖州刺史殷孝祖帥兵還建康。人情大安。乃假孝祖節督前鋒。遣向虎檻。分兵遣山陽王休祐討豫州。已

通鑑纂要

三十四

南北朝

陵王休若討會稽。二月遣殿中御史吳喜將精兵克義興。劉延熙赴水死。御史王道隆攻拔晉陵。孔璪與王曇生。顧琛皆棄郡奔會稽。喜引兵向會稽。斬孔覬及操。送尋陽王子房至建康。賊松滋侯三月。鄧琬遣萬人據赭圻。孝祖中流矢死。沈攸之代將擊尋陽軍。大破之。遂拔赭圻。鄧琬以軍久不決。乃以子勛之命。徵袁顛為都督。與宋臺軍相拒於濃湖。攸之進兵克江州。張悅斬琬。齎首詣休仁。降。攸之斬子勛。傳首建康。琰及惠開。文秀道固相繼降。豫。益。青。冀。皆平。

宋以蔡興宗為僕射，褚淵為吏部尚書。

魏立郡學。

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高允之請也。

宋主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

宋主既誅子勛，又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瓊、邵陵王子元、建安王休仁。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非社稷計，宜早為之所。於是子房等十人皆賜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叛降于魏。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畢象敬、汝南太守常珍

通鑑纂要卷三十四

南北朝

三

奇並遣使乞降于建康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

淮北命張永、沈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蔡興宗曰：

「安都歸順不虛，正順單使，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

懼，安都外據大鎮，密通邊境，地險兵彊，尤宜馴養。

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為朝廷所食，憂宋主不從，謂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

曰：「安都狡猾，有餘以兵逼之，非國之利，亦不聽安。」

都果懼而叛，常珍奇亦以懸孤降魏，皆請兵自救。

宋立子昱為太子。

宋主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

立子昱為太子。

嚮生曩又嘗取諸手姬有孕者內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

魏將軍尉元救彭城入懸轅宋兗州刺史畢衆敬路

魏師

魏取彭城

宋張朮沈攸之進兵逼彭城魏尉元至薛安都出

迎

宋皇興元年

魏取宋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城

宋張朮等棄城夜求會天大雪士卒凍死大半手

通鑑纂要三四

南北朝

四

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

朮等於呂泉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屍六十餘里委

棄竄械不勝計宋主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

愧卿甚朮及攸之皆坐貶還屯淮陰宋由是失淮

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氏子野曰太宗之初感令所被不備百畧而能

開誠布愆以致平寇既乃質其餘勇師出無名而

長淮以北條忽為戎表若以向之虛懷不矜不代

則三叛奚為而起哉

宋以袁粲為僕射

宋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鎮淮陰

宋主復遣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宋主怒齎遺之而使行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賈客始感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據朐山道成以為戍主垣崇祖亦自彭城奔朐山遂依蕭道成於淮陰劉僧嗣將部曲二千人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魏主始親政事

魏主李夫人生子宏馮太后自撫養之遂還政於

通鑑纂要卷五十四

南北朝

五

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援清節

孫資汗於是魏之恆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宋主始四年

宋以蕭道成為南兗州刺史

宋以阮佃夫為游擊將軍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用名流為之太祖始用寒士世祖猶雜用士庶而巢戴遂用事及宋主盡用左右細人佃夫及中書舍人王道隆散騎侍郎楊運長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納貨賂作威福朝士貴賤莫不自饋僕隸

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中，即將馬士至，負外郎。

宋皇興三年

立三等輸租法，除其雜調。

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魏主命因民貧，富分為三等輸租之

法，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罷之，民稍贍給。

宋主殺其兄廬江王棊。

宋河東柳欣懃等謀反，欲一廬江王棊。棊帝兄而帝輕之，以孝武謂之驢王。徙封廬江，棊銜之，遂與

通鑑纂要卷三十四

南北朝

六

欣懃通謀，事覺，詔降棊車騎將軍，出鎮宣城。欣懃等伏誅。宋主又令有司奏棊忿懃有怨言，詔免官。爵遣使持節，逼令自殺。

宋皇興四年

宋以王景文為僕射揚州刺史。

宋主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為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姊妹集而以此為笑乎？」外舍之樂，雅異於此。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宋以南兖刺史蕭道成為黃門侍郎尋復本任

道成在宮中久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嚙而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游騎行境上道成以問宋主乃使道成使本任

辛

宋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延興元年

宋主殺其弟晉平王休祐以巴陵王休若為南徐州刺史

初宋主為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寬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

通鑑卷二十四

南北朝

七

晚年更猜虐好鬼神多忌諱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戮左右忤意往往剗削淮泗州兵府藏空竭百官絕祿而奢費過度每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陽言落馬墮葬如禮既又忌宋之勇健亦殺之建康民間訛言荊州當出天子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召為南徐刺史休若憂懼將佐亦謂還朝必不免禍參軍王敬先曰荊州帶

甲十萬。地方數千里。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劔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以白宋主而誅之。

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

晉平刺王既死。休仁蓋不自安。**宋**主亦病。與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又慮**宋**主晏駕。休仁秉政。已不得專權。彌贊成之。於是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幸式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方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

通鑑卷之四

南北朝

八

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懼罪引決。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隣。少便欲親。艱難之中。黜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己。因流涕不自勝。

宋以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僕射。

初**宋**主在藩。與褚淵相善。既即位。深委仗之。及寢疾。淵守吳郡。急召入見。**宋**主流涕曰。吾近危篤。故

召卿。着黃繖。功。耳。黃繖者。乳每服也。因與淵誰

誅休仁。淵以為不可。**宋**主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

事淵懼而從命

史
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

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宋主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乃手書詔之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而以桂陽王休範刺江州特宋主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見忌故得全

沈氏為曰太祖之於義康以阿訓之微行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

通鑑纂要卷十四

南北朝

九

己行之典窮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幼主孤立神器傾後獲霜堅冰其所由來遠矣

裴氏子野曰太宗保宇螟蛉勒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

宋以蕭道成為散騎常侍

道成被徵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多勸勿行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他人今唯應速發不且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林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

魏主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

魏主在位七年。總脣剛毅而好黃老浮屠之學。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浞雅仁厚。欲禪以位。乃會公卿大議。皆莫敢言。子推兄什城王子雲對曰。陛下必欲遺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啓姦亂之心。不可不慎也。太尉源賀尚書陸叡皆附子雲議。魏主怒。變色。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魏主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又曰。陸叡直臣。必能保吾子。以為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璽綬。將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有至性。前年魏主病癰。親吮之。及是。悲泣不自勝。魏主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宏即立。羣臣奏曰。漢高祖稱皇帝。而尊其父為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陛下猶宜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從之。

宋作湘宮寺

宋主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可之。詠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

散騎侍即虞恩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
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
侍坐者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恩徐去無共

容

宋 泰豫元年

宋主彧狙太子昱立

宋主病篤以桂陽王休範為司空褚淵為護軍將軍劉劭為右僕射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為右衛將軍共掌機事宋主遂殂在位八年年三十四歲太子昱即位生十年矣粲等秉政承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通鑑要卷三十四

南北朝

十一

宋以沈攸之都督荆襄八州軍事

宋右將軍王道隆以蔡興宗疆直不欲使居上流以為中書監而以沈攸之代之興宗辭不拜道隆每詣興宗躡屣到前不敢就席良久去竟不呼坐攸之自以材畧過人陰畜異志擇郢州士馬器械精者以自隨舉措專恣朝廷疑而憚之

宋以劉秉為僕射

乘和弱。無餘能。以宗室清令。故表褚引之。

五 魏主昱元徽二年

魏 詔守令勸農事。除盜賊。

魏 詔守令勸課農事。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兩

牛。通借無者。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即

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為郡守。郡

守自二郡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

魏 以孔乘為崇聖大夫。

乘。孔子二十八世孫也。

臣等謹按褒錄聖裔一以報垂世立教之功。一

通鑑纂要卷三十四 南北朝 十一

以示作人重道之意。魏以夷狄之君而能此。其

治國有足稱者。宜哉。

甲 宋元徽二年 魏

宋 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攻建唐右衛將軍

蕭道成擊斬之。

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為宰輔。既不如志。恚憤頗

甚。典籤許公與為之謀。主令收養勇力。繕治器械。

朝廷陰為之備。以郢州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若

之。乃以晉熙王燮為刺史。而以王奐為長史。行事

休範大怒。遂反。帥衆二萬騎。五百撥尋陽。朝廷惶

駭蕭道成請頓新亭以當其鋒時尚書令袁粲以
毋喪去職聞難扶戈入殿內外戒嚴道成遂出也
新亭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遣
其將丁文豪別趣臺城自以大衆攻道成拒戰後
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休範白服登城校尉黃回
張敬兒謀誅降取之乃出城大呼稱降休範信之
置於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持首歸
新亭道成遣送詣臺道逢南軍送者棄首於水挺
身特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為驗人莫之信休範將
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驪攻新亭甚急會丁文豪

破臺軍進至朱雀桁黑驪遂乘勝度淮黃門侍郎
王蘊重傷而陪或扶之以免於是中外大震褚淵
弟澄為撫軍長史開東府門納南軍宮省匪擾衆
莫有鬪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
散許公典詠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道成登
城謂曰休範已就戮我乃蕭平南也即遣陳顯達
等將兵入衛袁粲慄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衆
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緩靖國家請與諸
君同死杜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
出戰大破黑驪文豪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

宋以蕭道成為中領軍

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

魏罷門房之誅

魏詔曰下民兇矣不顧親戚一人為惡殃及闔門

朕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魏太上勤於為治賞

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諸曹疑事舊多奏決

又口傳詔勅或致矯擅至是命事無大小皆據律

正名不得為疑奏合則制可違則彈詰盡用墨詔

由是事皆精審九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鞠或囚繫

通鑑纂要三十四

南北朝

十四

積年羣臣頗以為言太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

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居則思善故智者以囚

圍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今恕爾由是因

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長姦故自延

典以後不復有赦

宋以袁粲為中書監領司徒褚淵為尚書令劉秉為

丹陽尹

粲固辭求反居墓所不許淵以褚澄為吳郡司徒

長史蕭惠明言於朝曰褚澄開門納賊更為股肱

大郡王蘊力戰幾死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

亂淵甚慙乃以蘊為湘州刺史

宋主冠

初**宋**主昱在東宮時喜怒乖節太宗屢勅陳太妃痛播之及即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自以李道兒之子故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店或晝卧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

宋

元徽三年

以張敬兒都督雍梁二州軍事

通鑑纂要十四

南此朝

十五

敬兒請為雍州蕭道成以其人位但輕不許敬之曰沈攸之在荊州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制之恐非公之利也道成乃以敬兒鎮襄陽攸之恐其襲已陰為之備敬兒既至奉事攸之甚至攸之以為誠然敬兒由是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

宋

元徽四年

太后馮氏進毒弑其主弘復稱制以王叡為尚書

令

初**魏**尚書李敷弟奕得幸於馮太后太上誅敷奕馮太后由此怨太上至是密行鴆毒大赦改元復

臨朝稱制以馮熙為太師中書監熙以外戚固辭
乃除洛州刺史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
儉素膳羞減於故事什七八而猜忌多權數魏主
宏性至孝能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承焉太后
所幸宦者王琚符承祖等皆依勢用事官至僕射
爵為王公賞賜巨萬太卜令王敬得幸於太后起
遷尚書祕書令李冲雖以才進亦由私寵又外禮
人望東陽王丕游明淑等每褒賞敬輩輒以丕等
參之自以失行畏人議已羣下語言小涉疑忌輒
殺之寵臣小過皆捶或至百餘尋復待之如初

宋加蕭道成左僕射劉秉中書令

宋順帝昇明元年魏太和元年

宋中領軍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自為司空錄尚書事

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宋主昱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從者並執鋌矛逢無免者民間擾懼行人殆絕鉞椎鑿鋸不離左右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驗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等謀因其出執而廢之事覺被殺太后歎訓戒昱昱欲酖之未果嘗直入領軍府道成晝卧裸袒昱令起立畫腹為

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乃更以勳箭射中其臍。枝引大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諸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終無全地。淵默然。越郡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左右。揚玉夫。揚萬年。陳奉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露車。與左右於墓岡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玉夫萬年。刎其首。奉伯袖之。稱勅開門。出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道成戎服乘馬。而出。敬則等從入宮殿中。聞昱已死。咸稱萬歲。道

成以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道成謂劉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讓袁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刀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事須及熟。道成正色呵之。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下議。迎立安成王。以太后令數罪惡。追廢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乃入即位。時年十一。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

驛騎大將軍出鎮東府劉秉為尚書令袁粲鎮石頭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權淵素相憑附秉粲閔手仰成矣粲性冲靜每有朝命常固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日受命昱在位四年年二十五歲

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至是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張敬兒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將起事密問攘兵攘

兵寄馬銜一隻敬兒乃為之備攸之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諸州鎮同舉兵敬兒斬其使攸之遣道成書以為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柰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官閭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霍光字也孔明諸葛亮字也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朝廷恐懼初道成以世子贖行郢州事脩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贖為左衛將軍贖乃薦司馬柳世隆自代攸之起兵贖行至尋陽奉晉王煬鎮湓口道成聞之喜曰真我子也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

湘州刺史王蘊與沈攸之深相結與袁粲劉秉密

謀誅道成將軍黃回卜伯興等皆與通謀道成初

聞攸之年起往詣粲辭不見通直卽袁達謂粲

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排防事見元載

二時不異切我入臺何辭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

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共之時劉韞為

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閣黃回等諸

將皆出屯新亭褚淵謂道成曰西夏事心無成公

當先備其內耳粲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不可粲

通鑑纂要卷之四

南北朝

十九

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祿同異乃以謀告淵淵即

以告道成道成遣軍王蘇烈薛淵等助粲守石頭

淵曰不密公能保袁公共為一家否道成曰所以

遣卿正為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

努力無多言又以王敬則為直閣與伯興共總禁

兵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

朝堂回等帥所領為應劉秉等共赴石頭本期夜

發秉恒擾不知所為暗後即束裝盡室奔石頭粲

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道成聞之使王敬則殺韞

及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王蘊聞秉走歎曰事

不成矣。道成遣戴僧靜、助烈等攻祭乘踰城走。祭下城。謂其子景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衛祭。僧靜直前斫之。祭謂景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祭死，不作褚淵生。』

秉父子亦為追者所殺。黃回遂不敢發，祭簡淡平素，無經世材。身居劇任，不肯當事。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宋以楊運長為宣城太守

楊運長出守宣城。於是太宗發臣，無在禁省者矣。

通鑑纂要三四

南北朝

三

沈氏結曰：夫人君南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規歡愠，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權不得重，殊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效，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懼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求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階。帝弟宗王，相繼屠戮，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升明二年

宋沈攸之軍潰走死。蕭道成自為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

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及城久不拔。逃者削多。攸之目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令軍中曰。軍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咸有異計。司馬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世隆納之。攘兵燒營而去。攸之軍遂大散。諸將皆走。功曹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為也。乃投水死。散軍更相聚結。可二

通鑑纂要三十四

南北朝

廿一

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即勤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誅其子孫。攸之將至。聞敬兒已據城。士卒皆散。乃縊而死。蕭道成還鎮東府。以其子曠為江州刺史。曠為中領軍。加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褚淵為中書監。司空吏部郎王儉。神彩淵曠。好學博聞。少有宰相之志。道成以為長史。侍遇隆密。事皆委之。

宋禁公私奢侈

蕭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侈。奏罷御府。省二尚。方彫飾器玩。又奏禁民間華偽雜物。凡十七條。

宋蕭道成自為太傅揚州牧加殊禮

蕭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朓并人與語久之
朓無言道成慮朓難捉燭小兒取燭遣出朓又無
言道成乃呼左右王儉知其旨他日請聞言於道
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
面可乎**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
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
論七尺亦不可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曰公今
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絕禮奉后微示變革儉即
唱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道成謂所親任退曰褚
公不從柰何退曰妾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
節退能制之淵果無違異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
趨養拜不名

是氏註之曰自開闢以來未有比有近臣一旦此

回稱翅贊佐命以本朝輸人者有之實自淵始嗚
呼迹淵之所以忍耻而就此者任遐謂其惜身保
妻子而不知惜理保名節此所以陷為千古之罪

人也歟

魏以高允為中書監

高允以老疾告歸鄉里。尋復以安車至平城。拜鎮軍大將軍中書監。固辭不許。詔乘八駿朝賀。

不拜。

宋紀 卷三十四 太祖高帝蕭道成建元。魏太和三年。是歲宋亡。魏代。

宋以謝朓為侍中。

太傅道成以朓有重名。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朓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

通鑑纂要卷三十四

南北朝

三

宋蕭道成自為相國封齊公。加九錫。

以十郡為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

齊以王儉為僕射。

宋司空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求為齊官。道成不許。以王儉為僕射。時年二十八。

齊公道成進爵為王。

增封十郡。

齊王道成稱皇帝。廢宋主為汝陰王。徙之丹陽。以褚淵為司空。

宋主下詔禪位于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勸兵入。

迎太后懼。自帥闈人索得之。敬則荅辟令出。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身後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名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朓稱疾。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禁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權。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煩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齊王即皇帝位。奉。宋主為汝陰王。築宮丹陽。置兵守衛。裴顛上表數。齊主過惡。掛冠徑去。齊主殺之。太子贍請殺謝朓。齊主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又之。因事廢于家。齊主問為政於參軍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胡氏實曰。自古有道之主少。不令之主多。不令者

奢淫怠虐與小人優晏然不知前人之勤勞獨已
與子孫永保天祿也而不自免其身多矣身或幸
免不能保其子孫者皆是也及其亡也顧為匹夫
而不可得豈不哀哉是故人君必監觀古今熟知
往事究得失廢興之源治必法先王道必先仁恕
衆建賢才與之共守而尤以教太子為急至於宗
室亦莫不慎擇師友輔以仁義使各成其材以壯
疆城之勢已既無失德後嗣有可付則雖不能與
天地長久夜商之六百祀周之三十世或可冀矣

司馬氏

光

曰晉室渡江以來君弱臣強禍亂相繼

通鑑纂要卷二十四

南北朝

七五

至於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
起於草莽之間奮臂一呼凶黨瓦解奉迎乘輿再
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
遂汎掃伊洛脩奉園陵震驚旃裘之心發舒華夏
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
踪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
文帝勤於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
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餘於江
津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
武不足邪夫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忍得保首

領以沒於牖下幸矣其何後之有

齊主以其子嶷為揚州刺史

齊主令羣臣言事

齊主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苛政以崇簡易給事黃門即崔祖思言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羣下猶習侈靡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清脩者貶退其驕奢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員外散騎劉思效言宋自大明以來徵賦有加而天府九貧小民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今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齊**主皆加褒賞或付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尋詔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畧山湖

魏罷候官

魏太安中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誣服至是詔候官千數重罪受賕不列輕罪吹毛發粟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防邏街衢執喧闐者而已自是吏民始安其業

齊褚淵王儉等造爵有差

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
世族倫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點尚之之
也淵倫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

齊主道成弑汝陰王滅其族

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解入殺

王以疾聞齊主賞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劉

澄之與褚淵普淵為之固請故遵考之族獨得免

齊立世子曠為太子諸子皆封王

魏遣梁郡王嘉奉丹陽王劉昶以伐齊

魏遣將奉昶伐齊許昶以克復舊業世所江南稱

通鑑纂要二十四 南北朝 七

潘子魏師攻齊壽陽不克而還

中唐 魏建元二 太和四年

齊以蕭鸞為郢州刺史

西昌侯鸞齊主兄道生之子也早孤齊主養之忍

過諸子

齊制病囚診治之法

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絞囚名

為救疾實行究暴愚謂囚病必先刺郡齊今移求

職司與醫對診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從之

齊以褚淵為司徒

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差百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衣劉，安得免寒士？祥好文章，性剛疎，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以聞，徙廣州卒。太子安朝，臣右衛率沈文季與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太子笑曰：沈率醉矣。

西辛
齊建元三
魏太和五年

魏 汝門法秀作亂伏誅

法秀以妖術惑眾，謀作亂於平城。收掩擒之，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骨，祝之曰：若果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徇。三日而死。所連及百餘人，皆以反法當族。尚書令王粲請誅首惡者，其餘黨太后從之所免千餘人。

通鑑卷三十四
南北朝
廿八

戊壬
齊建元四
魏太和六年

齊 主道成殂，太子贖立

齊主召褚淵、王儉受遺詔輔太子，而殂太子即位。高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所清儉。主衣中有玉導，冠簪也。留此正長病源，即命擊碎，仍檢按有。何異物皆隨此劍，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在位四年，年五十六歲。

齊以楮淵錄尚書事。王儉為尚書令。王奐為僕射。豫章王嶷為大尉。

魏羅虎圍

魏主臨虎圍詔曰：虎狼猛暴，捕之傷人，無益有損。其勿捕貢。

楮淵卒

淵卒。世子賁耻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纂。屏君墓下終身。

齊

世祖武帝曠末元魏太和七年

熒惑逆行入太微

通鑑纂要卷十四

南北朝

芫

齊有司請讓之。齊主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已求治，思隆惠政。災若在我，讓之奚益。

魏秦州刺史于洛侯有罪伏誅

洛侯性殘酷，刑人或斷腕拔舌，分懸四體。州民皆反。有司劾之。魏主遣使至州，宣告吏民。然後斬之。齊州刺史韓麒麟為政尚寬，從事劉普慶說曰：公杖節方夏，而無所誅斬，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四

杭州圖書館